



被遮蔽的到底是什麼？

《遮蔽的伊斯蘭》與《知識份子論》

◎ 自由時報記者／王昱婷

遮蔽的伊斯蘭

Edward W. Said 著, 閻紀

宇譯/立緒/9106/320 元

ISBN 9570411554

平裝

美國時間2003年9月

25日, 被全球公認為後殖民

論述的建立與發展重要「先知」

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伊德 (Edward W.Said) 辭世, 讓學術界為之悵然。薩伊德重要的著作, 在臺灣被翻譯的有被稱為東方三部曲的《東方主義》(立緒, 1999)、《文化與帝國主義》(立緒, 2001)、《遮蔽的伊斯蘭》(立緒, 2002), 晚年出版回憶錄《鄉關何處》(立緒, 2000) 以及《知識份子論》(麥田, 1997)。

這些書籍因為後殖民論述的原因, 在臺灣知識界早就引起一股旋風, 隨著薩伊德的辭世, 閱讀之風再次加溫, 出版社也連忙再刷, 以供應這波熱潮。《東方主義》及《文化與帝國主義》, 提的是西方虛擬的東方實境, 及文化殖民霸權的觀點。本文要介紹的, 則是《遮蔽的伊斯蘭》, 當中所述及的媒體如何影響我們的觀點, 以及我們觀看世界的距離。

在臺灣統獨爭議中, 媒體往往成為工具與操縱者。在自知與不知不覺中, 臺灣的媒體形塑了臺灣與世界的距離。而媒體工作者, 是薩伊德認為的普遍性知識份子, 因此, 薩伊德對所謂的知識份子做了何種界定, 也是本文關心的重點。

1935年, 薩伊德出生於耶路撒冷(部分由英國統治的巴勒斯坦), 但是薩伊德在早年即離開故鄉到埃及念書, 成年後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美國度過的。薩伊德熱情地書寫他對巴勒斯坦建國的關切, 但除此之外, 他在音樂、

文學評論上, 都有卓越的成就。

薩伊德曾說, 自己是個巴勒斯坦人, 卻信奉基督教, 有個阿拉伯姓, 卻有個極度英文化的名字—愛德華。薩伊德自身的經驗, 讓他一生都有格格不入之感, 尤其是在1948年之後, 更成了永遠的流亡者。這種生命與生俱來的不安, 反應在他的學術成果上。「在我而言, 最痛苦、最弔詭的特徵, 莫過於許許多多移位失所, 使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 一個城市到另一城市, 一種語言到另一語言, 一個環境到另一環境流動, 從無繫泊。」

——薩伊德《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除了被公認是當代全球最知名的文學評論家及後殖民論述的先知, 薩伊德在西方學界更以積極投入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角色而毀譽兩端。但在臺灣, 則因其後殖民理論, 而被知識界廣泛討論, 甚至類比為臺灣的景況。即使薩伊德本人在《東方主義》一書即開宗明義指陳, 在此所謂的東方, 並未指涉中國及日本等遠東地區。

不過, 在臺灣追求民主化過程中, 統獨爭議常伴隨而來, 而統獨爭議的主要關鍵在於省籍情結。

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 族群因素與國家認同一直是反對運動動員的基礎, 也是政黨競爭的主軸, 並構成了當今族群緊張的來源。臺灣的民主化與其他世界地區不同的是, 「民主的轉型不只是政治體制的選擇, 同時也是國家的選擇。」(吳乃德, 1992:56)。



臺灣的民主化雖然帶來了本土化，但是也帶來了認同的危機，這樣的國家認同的衝突和由此衍生的族群緊張，在短期的未來，似乎仍是政治社會爭議的焦點。也因此，薩伊德的著作，在臺灣會引起強烈的關注。主要是臺灣處於後殖民時代，經歷迷失、異化與重建的過程。

因此，薩伊德在臺灣學術界所留下的印象，和西方學界、美國媒體對他的解讀大不相同。在此地，薩伊德積極投入巴勒斯坦建國運動的形象並不鮮明，他的後殖民主義及東方主義論述，反而更為受到學術界的注意與吸收。

1960年代，Marshall McLuhan在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書林出版社，1998）就提到，媒體是message，但也是massage，按摩著人類的思維。媒體愈來愈成為我們觀看世界的工具。

在《遮蔽的伊斯蘭》中，薩伊德認為，「今日所謂的『伊斯蘭教』一詞，雖然看似一件單純事物，其實卻是虛構加上意識形態標籤，再加上一絲半縷對一個名為伊斯蘭的宗教的指涉。」《遮蔽的伊斯蘭》的原文是Covering Islam，cover可做採訪之意，也有遮蔽之意，書名指出了美國主流媒體報導伊斯蘭時，抱著的心態以及如何去報導。

美國與中東情勢緊張，在911事件達到頂點。911事件是在美國境內發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恐怖行動。即使是兩次世界大戰，或是介入甚深的越戰，都未曾在美國本土產生如此巨大的陰影。

也因此，薩伊德延續前兩本東方主義鉅作的主題，但在此書中，探討的是媒體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去報導所謂的伊斯蘭，再將伊斯蘭的

主題，傳達給閱聽大眾。於是觀眾會發現，美伊戰爭中，美國主流媒體所看的，跟半島電視臺的一定不一樣。

媒體當然有其立場。但長年來美國主流媒體對伊斯蘭的報導，卻讓人將伊斯蘭與宗教狂熱及恐怖攻擊畫上等號，而且對西方有著深切的敵意。

薩伊德在書中提到，1996年3月，美國總統柯林頓、以色列總理裴瑞斯、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等領袖齊聚埃及的謝赫，舉行國際會議，討論

所謂的「恐怖主義」，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三起對以色列平民發動的自殺攻擊。裴瑞斯在一場對全世界轉播的演講中堂而皇之的宣稱，伊斯蘭教與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要為恐怖主義負責。

薩伊德表示，美國與西方世界媒體對伊斯蘭教的反感甚深。因此當1995年4月19日，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發生，當時的媒體紛紛說是穆斯林再度發動攻擊，薩伊德本人在當天下午接了25通來自各大媒體的電話，想要詢問薩伊德對此事的看法。雖然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死傷慘重，但卻是白人所為，與伊斯蘭教並無任何關連。薩伊德當天的遭遇，對我們而言，有點像冷笑話，但卻是存在於西方主流的可悲的偏見。

書中提到，美國是個複雜的社會，由許多經常是互不相容的次文化組成，因此藉由媒體傳布一種略具標準化的共同文化，這樣的需求在美國是特別強勁的。

美國甚至西方，都懷有同樣的中心意識，這種共識，就是塑造新聞，決定什麼是新聞，以及如何讓它成為新聞。在伊朗人質案中，薩



知識分子論

艾德華·薩依德著，單德興譯/麥田/8704/220元
ISBN 9577085458
平裝



伊德看到了這種操弄的過程。

薩伊德在《Covering Islam》這本書中，同樣運用其博學的知識，蒐羅了新聞報導中的伊斯蘭教，更從中分析其內在影響。事實上，薩伊德認為，除了簡化、強制、反對外，美國人幾乎沒機會用別的方式來看待伊斯蘭世界。

薩伊德表示，「我們從學院、政府與媒體看的權威、正統伊斯蘭報導，彼此之間都聲氣相通，而且比起西方世界中其他任何一種『報導』或詮釋，其散布更為廣闊，更具說服力與影響力。這種報導之所以會成功，主要因素在於創造報導的人物與機構的政治影響力，而未必是真實性或精確性。我也一直認為，這種報導的目標與伊斯蘭教本身的真確知識，關係微乎其微。結果獲勝的不僅是一種特定的伊斯蘭教知識，更是一種特定的詮釋，從不接受挑戰質疑，而且對非正統、追根究底的心靈提出的問題無動於衷。」《遮蔽的伊斯蘭》（立緒，頁222）

這時我們就必須回到一個根本。媒體工作者，到底是不是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到底指的是什麼。薩伊德認為，在與知識生產或分配相關的任何領域工作的個人，都是葛蘭西所定義的知識份子。

總合薩伊德的演講稿，美國1994年出版，1997年在臺翻譯上架的《知識份子論》，就在臺灣與中國的高等教育界產生相當大的回響。

中國人「士大夫」文化傳統，恰巧與薩伊德對知識分子的論述產生巧妙的連結，甚至加深學者投身政治，「學而優則仕」的現象。薩伊德在書中提到：「其實，知識分子既不該是沒有爭議的、安全的角色，以致只是成為友善的技術人員，也不該是猶如希臘神話的女先知卡桑德拉，成為雖能預言卻不能見信於人的專業人士，不但正直得令人不悅，而且無人理

睬。」取悅媒體大眾，絕非知識分子該做的事。

進一步來講，促使學者以實際行動闡述理念的，是薩伊德有關知識分子所強調的「選擇問題」，對公共空間的直接參與。薩伊德深信：「知識分子總是要有所抉擇，不是站在較為弱勢、代表不足、被遺或被忽視的一方，就是站在較強勢的一邊。」

在西方，特別是美國，薩伊德之所以被認為是個一味支持阿拉伯的激進主義分子，可能是受到薩伊德對以色列使館扔石頭的照片被披露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兩名教授投書校刊批評薩伊德的行為「粗魯、野蠻」、「不負責任」。對薩伊德採取敵對態度的人批評，薩伊德扔石頭的舉動，被認為和以巴衝突中那些向以色列軍人扔石頭、崇尚暴力的巴勒斯坦人沒有兩樣；但也有人認為，薩伊德只是表達他的憤怒和情緒。最後，哥大校方為此發表公開信，強調薩伊德扔石頭沒有針對具體個人，也沒人提起公訴，它是一種言論表達，這種自由權利不應受到懲罰。積極介入巴勒斯坦建國運動，使得薩伊德毀譽交加。

然而，薩伊德形容德國法蘭克之學派哲學家阿多諾的想法表示：「人生最虛偽的，莫過於集體」。

對薩伊德而言，知識份子，都是形而上的流亡者，今天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個業餘者，認為身為社會中思想和關切的一員，有權對於甚至最具有技術性、專業化行動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議題，因為這個行動涉及他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國家與其公民和其他社會互動的模式。

從《知識份子論》，我們看到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在當代思潮下的矛盾。從《遮蔽的伊斯蘭》，我們看到了媒體如何指導我們觀看世界，以及世界地圖的重組。而從臺灣的媒體，我們看到的，是遮蔽的臺灣，還是遮蔽的中國？值得思索。